



羅瑞玉
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三日生
台灣省嘉義縣人
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肄業
現職／
高雄市立中正高工

作品／
教育論文：如何改善國語教學
散文：鞋、課桌與講桌、理想與現實、
斯士斯民

春天的校園

散文佳作 羅瑞玉

春天的校園是永遠拍不完的底片。

孩子們喧鬧的笑語，像柳絲一樣拉長；每天，都有人背著相機，蜂飛蝶舞般地穿梭在花徑、小橋中，讓池水映綠了青春，叫木棉綻紅了笑靨，年輕的生命，是拍不盡的春柳春花，絳紫嫣紅！

從辦公室的窗望外，對映著一竿竿文竹，濕潤的黃泥坡上，千頭鑽動，已竄出了十幾支幼筍，也有半人高的新筍，剛蛻下黃褐的舊箨，舒捲的新葉，油亮透明的嫩綠，像上釉的細瓷，婉轉密緻的展現生命初始的美麗。

生命完美的風貌，其實是單純而明朗的，竹子原是植物中線條最簡潔的，而臨風搖曳的姿采，卻最叫人嚮往。看著滿窗碧意，我禁不住沉思，回想起去年整整一個冬天，瑟瑟飛揚的落葉，那枯槁的容顏，好不淒然；再細推過前年夏日，一截一截斜插在沙泥中的竹節，孤單沉悶，焦急的我，常常伸頭探看，期待那蘗露生機的景像；倏爾竟是新筍成蔭，翠傘蔽空的繁茂，日月遞轉，四時交替，彷彿有一種不可言詮的禪律，深深扣住了我的心弦。

想來天地間的訊息，早有律定，絲毫不容動搖，陰晴風雨。盈缺消長無由代換，這對於自擬為園丁的我，是有著極深遠的啓示，越是覺得對生命的培植、藩育、雕琢、剪裁，是一件艱忍的修持，越是欣羨那自然化育，無為成長的生機。不是嗎？一過立春，就是驚蟄時節，幾番春雨，待至東風乍起，不用催促，總是點點碧綠，花開如錦；到處是欣欣向榮，朝氣蓬勃的氣象，於是，面對著佳木葱籠，豐草綠縹的美景，你如何不贊嘆自然的偉大？而所謂的春風化雨又是何等悠遠永恆的追尋哪！

成長時的每一個春天，都是在校園中渡過的，從六歲之後，每一個腳印踏在春天校園的泥路上，碎石徑、紅磚道，堆堆疊疊，也有幾千里長吧！從光著腳到穿著塑膠鞋到穿著布鞋到穿著平底學生鞋，爾後是丁丁鏗鏗的高跟鞋敲響了春天的早晨。也有平坦，也有崎嶇，有時是明媚的晴天，有時是雨中的泥濘，暮春時節還難免遇上一場突襲的寒流，但多的是滿園桃李芬芳，春風處處。

也有春風不到的地方嗎？

孩提的我，常常會胡亂猜想，到處奔跑。一到春天，那山村破陋的小學，茅草遮蓋，竹籬編圍的教室，總是關不住我們，總有許多理由讓我們放假、遲到、逃學；譬如說今天家裡插秧，要幫忙推苗船，譬如說園圃中的雜草長得太旺了，要有人去拔草；譬如說媽媽上山採割竹筍，要背弟弟妹妹啦；而更多的時候，紛飛的蜂蝶，忙累了我們的小手，遍開的野花，迷亂了我們的雙眼；廿幾個學生，每天總是空下了七八個位子！讓剛畢業的老師急壞了，於是年輕的女老師跑斷了穿鞋的腿，和一個身手矯健，赤著脚的小毛頭捉迷藏，今天到這家，明天到那家，說破了嘴：

「讓孩子來上學，不要荒廢了功課」是詢問也是請求。

「甯讀冊，荷伊去看牛」似乎是同樣的答案。

然後，有的孩子在溪邊抓回來，春水活活，游魚正長呢！

有些孩子在叢林中被喊回來，成串的野草莓，鮮紅欲滴，像瓔珞一樣的誘人！

春在滿山滿谷，連那夾在幽暗的石頭隙縫中的一株野草，也掙扎地蜿蜒向上，要捉住那暖暖的陽光。

當老師暖暖的手牽起我的時候，我正守在空曠的芋麻園。凝視著芋麻白色的花蕊，等待那第十二隻蜜蜂鑽進花房，只要伺機一動，乘其不備，用手一按，抓緊花瓣，又有一隻蜂落在我的“銅罐”裏。

這以後，是蜜蜂飛了，草萼掉了，魚跑了，我們一個一個抓回教室，坐在東破一個洞、西斷一隻腿的椅子上，用沒有香味的鉛筆，沒有彩色的簿本，沒有圖案的書，寫字、讀書。春天也許遠遠地在桃樹間喊我們，但女老師的花裙子更像漂亮的花園；書本的紙張那樣粗糙泛黃，卻是無數個美麗的春天記載著：

「桃花紅，李花白，飛來許多小蜜蜂，嗡嗡嗡嗡，飛到西，飛到東，一天到晚勤工作」

這樣的課文，明明是黑色的鉛字印在白紙的紙面上，然而廿多年後的今天，在夢中，在記憶，在眼中，在心裏，無論怎樣想，都是一幅色彩繽紛，耀動人的畫面。

六年的小學生涯，就像那河堤的野草，樸實笨拙的，卻是生生不息，無限的希望：等待春來採桑養蠶，彎弓射鳥；再盼望著學校兩旁菜園中垂實纍纍，只等放學後，一溜煙上樹，酸的李子、澀的桃子，還有未熟的“樣仔青”居然都會變成甜的零嘴；也等待和風麗日時，把全校唯一的殘廢風琴搬到榕樹下，唱唱跳跳，等待……一串串的等待中，茅草屋被八七水災流失了，蓋了瓦屋，一二八地震震壞瓦房，紅磚的二層樓變成新的期望……雖然老是風災地難的來襲，老是“搬家流浪”，日子卻是越變越好。

是老師無私的愛心給了我們不斷向上的希望，在寂靜荒涼的山村，他們把生命中最亮麗的顏色繪在我們空白的畫布上；其實我們是粗鹵的、無知的、野性的，卻由於讀書識字，懂得做人道理，習獲德性智慧，變得文雅自信。雖然離開校園後，誰也沒有成為棟樑之材，只是平凡的走入田野成為農夫農婦，上山砍材伐木，成為漁樵技工，或者到工廠，或者更幸運的再到校園中！但是我們深深記得，春天曾帶給我們那樣可愛的童年，活潑快樂的生活。春風不只吹拂著高大的森林，卻從來沒有忘記喚醒蟄伏泥土中的弱草。

比起那天真未鑿，率性自然的啓蒙時代，初中三年的歲月就精緻柔美得像一首詩，是春來時的小河淌水、清脆明亮。

恰巧，學校就位在沿河路，對岸是垂楊街；沿河看垂楊，一路輕歌，柔條千縷；春來時，一片郁郁菁菁。工業污染未侵襲到淳樸的山城時，河溝裏時飄著紫色的水蓮花，兩岸是楊柳依依；清晨、黃昏，一群群白衣黑裙的少女打從這兒經過，那也是江南時節，款款細語、低低嬌笑，這樣的日子怎能不美呢？對著如詩如畫如歌的景緻，怎能不發幽思呢？

女中的教育是自由而開放的，從校長慈藹的臉容到訓導主任壯碩的雙臂（我們那時竟稱她為航空母艦）到教官響亮的口哨，以致於到導師甜甜的歌聲，無不密密地圍織著這溫暖的庭園，讓我們無拘無束的伸展那嫩芽，那不按牌理乍出的枝桠。

每天六節課，早上四堂，下午二堂，從二點到四點（這恐怕是當前學校沒有的數字）課的內容是花樣百出，要默讀背誦，也要製作圓規地圖，要上實驗室，也要去美術館，從莫札特到貝多芬，從維納斯到蒙娜麗莎，從烹飪綉花，到撲通一聲、停止呼吸，打水游泳；樣樣都學，琴棋詩畫，德智體群美，這是我接受教育過程中最完整與最健全的三年教育，真叫人終生難忘。

最難以忘懷的是我們躺臥在教室門前的草坪上，看天上的雲彩，數著忍冬樹上驚起的雲雀。初級部的教室是一棟棟日本式的建築，連接著一個年級一個年級，一科教室和另一科教室之間，是一弄一弄的迴廊、廊畔是如茵的綠地和花塢，環抱著一排一排教室的是冬天的古木、榕樹、茄冬、阿力古柏；春曉時，那真是好鳥亂鳴，百花齊放，在芬芳四溢的空氣中上課，多麼賞心悅目。

許是春光爛漫，淡淡的三月天，我們爭著拿起博物課本，對照那飛燕草、大理菊、長春花、蔥蘭……的根、莖、雄蕊、雌蕊……爭辯著是單瓣還是複瓣，是月橘還是叫七里香，虞美人和罌粟花一樣不一樣？年少無塵的心境裏只有繁花如夢。

那時候的我，很喜歡搭最早的班車去學校，趁校園清靜無人時，穿過晨霧、繞過音樂館、覓回美術館，彎到圖書館後的小阿里山上，摘一朵帶著露水的杜鵑，偷偷地放在辦公室國文老師的桌子上，然後設想他斯斯文文賞花的姿態。

摘了一季杜鵑，滿懷憧憬，卻也怕老師上課時有意無意的問，或者說一番不可偷採花木的大道理，那可是我

的小秘密啊！只是老師到底知道不知道是誰送花給他呢？

今年春節，我在娘家整理近廿年來的信札，赫然發現幾封老師的信，信中是對我讀師專時的鼓勵和安慰，也有對一些問題的解惑傳道，那工整的顏體字，使我想起當年上課時，他一筆一劃，中規中矩抄了一個黑板的作者、題解、註釋和大意；我們老嫌他慢，而他卻從無疏快了一筆，那字總是晶瑩剔透，就像這些舊信上的墨跡，依然在泛黃的宣紙上，黑得發亮，我重讀著那臨別贈言的第一封信，信上幾個字，是這樣清晰：

「春華雖美，期於秋實」

驀地，我憶起胡適的詩句：

「開的花還不多；

且把這一樹嫩黃的新葉

當作花看吧。」

頓然之間，我莞爾會心，老師看花時的心情一定是這樣的。

一樹新綠原是清新可喜，到了傷春悲秋的年輪，卻是為賦新詞強說愁，只嫌綠肥紅瘦，春在怕愁多，春去憐歡少，一任花開花謝！

師專一年級，那年冬天特別長，直到暮春三月，猶是淫雨霏霏，灰暗陰霾的天氣，沉悶的芳菲時節，被不斷來襲的寒流冰凍了，料峭春寒，我的心是小小的一座寂寞的城。

父親病倒了，家計無著；而我面對著選擇師專的無奈，漫長的五年以及種種服務的限制，使我對大學的夢幻滅，加上未曾離家遠住，思鄉愁苦，以及強烈的叛逆個性。心中真是背負太多憂傷，累積下來，我關閉自我，拒絕他人，怨恨人間種種不平，那憤世嫉俗的情緒直線上漲，成績單上的數字也逐次下降，殷紅的赤字像沸騰的血液一樣跳動；如果心裡學說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有所謂「狂飆期」是對的，那時的我已然踏入狂風暴雨之中！

是導師溫煦若三月春暉的關愛，穿越了雲層，掃除了陰霾，照亮了我幽暗的心靈，在週記，在言語，在暗地裏安排同學們的照顧中，一次又一次地滌清了那塵俗灰垢，我永遠記得和老師在學校的「惠風園」中的談話，老師說：「一朵花成就不了春天、春天，是由萬紫千紅妝點而成的」，而作文簿上那一句眉批更成為我努力的座右銘：

「芝蘭生於幽谷，不以無人而不芳，君子修道立德，不為困窮而改節。」

這樣一段歷程改變了我的人生觀，從此，我不再是一個只會在春來拾花瓣，輕輕夾在詩書中的女孩，也不只在柳絮紛飛中惆悵的少年，走出了校園的春天！有更遠更寬闊的森林、高山、綠野平疇，春天有更豪邁的世界和景象，常常，我們在不經意之間拾掇了一瓣落花，而卻以為擁有了整個春天，忘了去欣賞春天的全部。

師專五年，每一個春天，我爬上了圖書館的高樓，知識的花海，浩瀚美麗，深遠動人，多少奇葩碩果等待我

們去採擷；聖賢的德性智慧是生生不息的大地，讓我們在遼闊的宇宙中，得以安置我們渺小的身軀，有可以立足之處，也可以抬頭仰望湛藍的天空，學習再學習！在浩浩的歷史長河之中，我們的生命也許渺如一粟，然而面對著人性的尊嚴，我們可以學習得像聖賢一樣偉大，我忽然懂得邁開步伐，去尋找屬於自己生命中的春天了，如果我們也是一棵植物，為什麼一定要成為老是在接受園丁灌溉修剪的花木？要做一株溫室的花朵，而不能夠紮穩我們的根，向下去吸收更多的養分；不能再拓展我們的枝葉，去承載更大的風雨，接受更多的陽光呢？

是這樣一種學習的信念，使我不斷向春天追尋，在服務期滿後去實現大學的夢，在春風化雨的期許中，又有機會讓我再當一名研究生，同時做為一個園丁和苗樹，讓我更體會到貽蕩的春風和欣然的時雨，那與天地共參的玄機與奇偉！

又是一個校園的春天，這個從沙礫中建立起來的學校，才只有六年，宏偉的建築和充實的設備已依照當初設計的藍圖，一一地完成，而在一片荒野之中，經過了細心的照顧與構思，校園中竟也是花木扶疏，碧水漾漾，楊柳青青！隔著玻璃窗向外一看，校園中的陽光更加燦爛！

「老師，來跟我們合照。」

今年夏天就要畢業的學生，正興高采烈的擺出各種動作，要用最美最快樂的姿勢把校園的春天留住。我懷著喜悅的心，走出教室，和他們一同在春風裡。

明天，我還想吩咐他們穿出今年新裁的春服，沐浴在暖陽中，歌唱在亭台奇石間，舞在桃樹林中，吟咏著這永恆的天地，將春天的校園凝聚在心靈的底片中。